

“二月二”春耕节

“二月二，龙抬头，大家小户使耕牛。”龙抬头，这个乡间最清新的节气，又暖化了父亲的心田，去张罗醉心的农事了。

在农村老家，父亲算得上是耕地的行家，他犁出的地深浅适中，犁沟均匀，耙平的地块平展得像一汪平静的水面。

“二月二”又称春耕节。记忆中，每到这个节日，父亲就会天天到生产队的牛棚里精心喂养那些耕牛，还把人们都舍不得吃的豆饼，掺进草料，边喂牛边说：“老伙计们，吃吧，吃吧，你们吃得壮壮的，咱要下地干活喽。”

那时我特爱跟着父亲下地春耕，因为我不光爱看父亲犁地，更喜欢那头可爱的小牛犊。每天一大早，我和父亲从生产队的牛棚里把牛儿赶出，父亲扛着耕具小跑在前边，我赶着牛儿紧随其后。

这个时节，路边的柳树已经挂满了一树新绿，父亲小憩时就折一段柳条，为我拧一个柳哨。我接过来一吹，清亮的哨音就响彻四野，惹得牛儿也抬头观望。

到了地头，父亲套上耕牛准备犁地，让我赶着小牛犊去别处玩耍，因为小牛犊老

跟着牛妈妈，会耽误耕地。我吹着柳哨，追着小牛犊在春天的田野里撒欢儿。小牛犊老不听话，不时就跑向牛妈妈身边，我就来回追赶，累得头上冒汗。

不用多少工夫，一块地就翻耕完毕，酥软的犁沟在春阳下泛着油亮的光泽，像父亲那张古铜色的脸膛。休息的时候，父亲一边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一边微笑着点头，那神情，像看到了一片丰收的原野。

土地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我们家和几户村民一块分到了一头耕牛，乡亲们都知道父亲会耕地，其他人家就干脆把耕牛放给父亲喂养。每年春耕节，父亲就给村民家犁地。

随着农业机械化的普及，父亲不再喂牛，干脆买了一台拖拉机，等学会了操作，每年开春，父亲的拖拉机就鸣唱着下地了，醉心于耕地的喜悦。

而今，父亲早已不需要再耕地了。然而每到春耕节，他总会拾掇出闲置了一个冬天的农具，心里盘算着哪块地该翻耕，哪块地该浇水，哪块地该除草，依然把春耕节过得有滋有味。

魏益君



“嫁接”春天

父亲年近七旬，却学到了一门“手艺”，给果树嫁接。

还是腊月的时候，父亲就拿着剪刀，四处转悠着去选苗。老家附近有个新建的生态园，里面种植了许多优质的果树，父亲早就看中了那里的果枝，跟老板一商量，就去

生态园里选苗了。

偌大的生态园，果树品种多，果子品相也好，父亲采了一大抱枝条，有油板栗、雪里红本地桃，还有磨盘柿和曹杏等。抱回枝条，父亲仔细地用蜡封上刀割的地方，不让水分和营养流失，然后分类捆好，用塑料

袋包好后存放在地窖里。

过了年开了春，气温回升，春暖花开，这时父亲从地窖里拿出存放的枝条，就准备给果树嫁接了。门前有几棵桃树，能结出两种不同口味的桃子，就是父亲在生态园里选中的品种，采了新苗来嫁接而得。屋后的一棵杏树，光长树不怎么结果，父亲也有办法，把原来的枝丫锯掉，都嫁接上新品种曹杏。

父亲给果树嫁接，程序不大复杂，但他动作非常慢。“弄好了这段枝就活了，稍微有点偏差就浪费了，是否存活，全在于我的一刀一插一绑之间呢。”父亲说。“没嫁接活，大不了明年再继续嫁接呗。”我不大理解。“那可不行，如果不能成活，又要等到来年，整整错过了一年。”父亲说：“你们想吃到美味的水果，又要多等一年呢。”父亲说得不无道理，怪不得他动作那么仔细，像带着一种仪式感的。

父亲的手黝黑瘦小，嫁接时却无比灵活，乡亲们都说父亲是嫁接果树的一把好手呢。父亲自从有了嫁接的手艺，服务范围一下扩大到全村，谁家有品种不好的桃树、杏树，都请他去嫁接新品种，当年就能长出新果。屋后的山上，有许多野生板栗和柿子树，父亲“盯”上了它们，每年都去嫁接一些。现在，父亲嫁接板栗树的山地在村里流转了，父亲被聘请为果园管理员呢。

春天成了父亲最忙的季节。他一手拿着剪刀，一手提着嫁接用的枝条，只要有树的地方，他就去转悠。遇到合适的野生果树，手起刀落间就嫁接了一段上好的果树枝。到山上捡蘑菇，或者爬山时，常常会遇到一棵棵结满果子的树，那大多数是父亲嫁接的。“到我们村里来旅游的，想吃果子，管饱。”父亲说这句话时，底气十足。

又近阳春三月，春风十里，父亲又在老家“嫁接”春天了。

赵自力

回故乡

这个假期，我陪父母回了趟久违的故乡。对故乡我还是熟悉的，今年的感觉却又不同以往。

爷爷兄弟6人，其中老三、老四、老五三家走得尤为亲近，每年春节，爷爷都要召集各家一起来聚聚。与往年不同，五奶奶和三奶奶年纪大了，行动不便，没有来；大爹、婶婶、小姑因为有事脱不开身，也没有来；他们家的孩子——我的堂弟和堂妹自然也没跟来。席间，小孩那桌就只剩下了我和堂姐两个人，于是，儿时的快乐一下少了一半。父亲似乎并没有因为人数的减少而感到落寞，平日里不苟言笑的他，在饭桌上竟然露出了笑容，说：“没事，特殊情况可以理解，只要老人还在，村子还在，家就还在，啥时候还不是个聚呢？吃饭！”

妹妹已经可以自己爬上房顶帮爷爷搬弄花生和玉米了，这曾经可是我儿时的工作，而那时她还没有出生呢。妈妈对她说：“这些金灿灿的粒子叫做玉米，要把它丢到机器里才能磨成粮食……”妹妹在一旁仔细地听着，眼中充满着好奇。她这一代离“老家”太远了，远到不知道只需一堆石子，一方水塘就可以玩一下午的快乐；远到没有体会过赶集时用十块钱就可以买到一个寒假都吃不完的小零食的自由；远到没有听到过摇响三轮车后引擎的轰鸣，远到

没有感受过夏夜星空的静谧与冬日火炕的温暖。但对我而言，儿时的故事已经成了回忆里的过往，这种安详的感觉似乎也渐渐成为了一种追忆与念想……

晚饭后我们连夜开车回城，途中经过几个村庄时，父亲向我们介绍着这个村住着哪位远亲、那个村住着哪位同族长辈。从车窗望去，夜幕之下的村庄大致呈一样的面貌，与我们村似乎并无二致，但这些远亲同族在我的脑中却毫无印象。父亲感慨道：“现在回老家只需20分钟的车程，以往光路上就得一天，但现在回老家的机会似乎更少了……”

是啊，在时间和距离的面前，血浓于水的亲情似乎也禁不住时空的打磨与涤荡。但当父亲讲起这些故事时，仍会激起我内心的共鸣与回响，这些故事中的主角，是我的亲人，而发生这些故事的地方，是我的故乡。

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明月如往年一般高挂在天上，看来来往往的世人，也在看生生不息的村庄，见证了团圆相聚，也见证了离愁别绪。一轮明月，一湾碧水，一方土地，见证了我们存在于世间的过往，正是因为有了故乡的羁绊，明月不再是明月，我们也不再是我们。

张家钹

